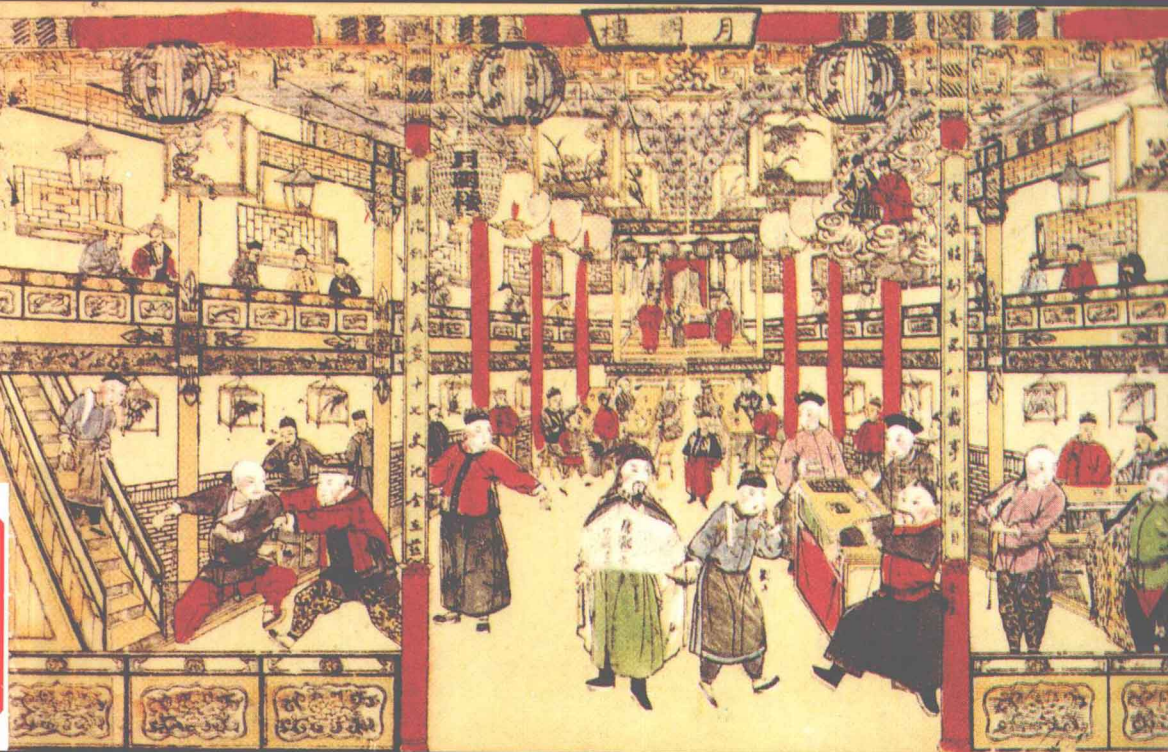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永庆升平全传

下

[清] 郭广瑞 贪梦道人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永庆升平全传

下

[清] 郭广瑞 贪梦道人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三十四回

顾焕章偷探湖耳山 追风猿他乡遇故友

诗曰：

终日被人欺，分明我自知。

若还忍耐得，终久不便宜。

话说顾焕章来至穆将军大帐讨令，要探湖耳山。穆将军说：“你此去需要谨慎小心，不可大意。”顾焕章得令下去。下面马成龙、马梦太、高杰、白胜祖四个人，也要跟随前往。穆将军说：“你四个人要去，诸事听倭克金布的话，不可任性胡为。无论探出什么消息，不可冒险前往。”穆将军这一派话，正对着白胜祖说，只因出兵之时，白大将军派儿子在穆元帅这里当差，诸事托穆将军管教，不可任性胡为。皆因穆帅知道白胜祖年轻，怕是贪功冒险，受他人的暗算。这四个人听穆将军吩咐，点头答应，均随顾焕章下了大帐。顾焕章邀请朱天飞、侯化泰、王天宠跟随。大家各跨一匹战马，各带着随身的兵刃，出离了大清营。顾焕章这一讨令，要探湖耳山，他是有心事，想要追上红胡子马杰，二人谈谈心，故此马上加鞭，如飞似箭。大家各催征驹战马，往前趲赶。

时逢艳阳天气，正在三春的景况，真是柳暗花明，青山叠翠，百鸟声喧，真正是好俊的春光！怎见得？有赞为证：

春光明媚，啁啁莺声鸣春昼，更有那柳青桃红分外娇。春光儿好，春叶姣，春花似锦，春雨如膏，春风料峭。映着那迟迟春日，春景儿难描。柳浪滔滔，花枝袅袅，穿花虫儿粉蝶俏。花气昭昭，柳影儿摇摇，勾惹的那游春的公子，斜跨着雕鞍，踏过了小桥。游春的客，春兴高，也有老，也有少，也有蠢，也有俏，莫不为春景牢骚。遥指望，杏花村内，酒旗飘飘。

马成龙在马上看此春光的景况甚为高兴，回头与侯爷说：“大哥，你看此处山清水秀，又趁此艳阳天气，要是太平世界，你我弟兄在一起游春玩景，吃酒谈心，到处名山胜景，任意游玩，岂不美哉！焉想到遭此变乱之际，天

下荒荒，各处盗贼窃发^①，南方刀兵四起，不知何年月把贼人扫灭，从此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方遂吾之心愿。”倭侯爷一听，说：“贤弟，你乃是聪明人。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自前明崇祯甲申年，流贼李自成作乱，天下刀兵四起，吴三桂请我国圣人入关以来，赶走李自成，灭了张献忠，天下赖以太平。今又有妖逆作乱，上干大怒，下招人怨，不久必被大兵所灭。我皇上自定鼎以来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恩威并施，赏罚分明，以天下黎民为重。这些不识时务妖逆，任意胡为。”

正值大家谈论，看看红日西沉，高杰在马上说：“我渴了，哪里有水，咱们喝点，也该找个地方歇息歇息了。”王天宠说：“前面已到湖耳山。”高杰抬头一看，但则见东西两旁都是高峰峻岭，正南上有一座大山，两旁直立山峰。在半山坡上，东西有一条大岭，当中一座寨门，周围一带石墙。寨门上插两杆大旗，上面有字，是个“杨”字。山西边一带，都是高山峻岭。山的东边有一股小路，是往云南去的路径。众人催马，由山东边往南，要偷看这座山是从哪里上去。王天宠在马上抬头一看，说：“此地好险呐！众位要快走，这山上要有贼兵把守，往下砸打滚木石子，你我性命休矣！”马梦太说：“大兵要到此处，非破此山不能过去。”顾焕章说：“唔呀！咱们快走吧，你看那天阴霾了。”众人齐把坐骑转过这道山坡，但则见往西南是一条大路。天色已晚，高杰说：“咱们该找一个店住下了，天也不早啦，我此时又渴又饿。”马梦太说：“你别忙，此处都是荒山野境，哪里有店？莫若你我找一个庙宇住下也好。”侯化泰说：“你们顺我手往西北看，那边不是有一片树？大概必是村庄。你我投奔那里，看是有店无有。”

众人催马往西北走，只见前面树林之中，隐隐有一带红墙，两根旗杆直冲霄汉。众人来至山门以处一瞧，山门之上有一块匾，上写泥金大字，是“古刹铁善寺”，来到角门，侯化泰上前叩门。只听见里面有人口中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伸手把门开开，原来是一个小和尚，年有十五六岁，淡黄脸面，粗眉大眼，四方脸；身穿蓝布僧衣，足下白袜云鞋，方官端方，品貌不俗。一见这几个人都是手拿打马鞭子，拉着座下马，高短老少不一。沙

① 窃发——暗发。

弥^①问道：“你们几位打门何事？”侯化泰说：“我们远方来的，从此路过，天色已晚，走的口渴，意欲借宝刹歇息一宵，不知小师傅尊意如何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是不能做主，回禀我家师傅知道。”侯化泰说：“也好，你就去回禀去，我们在这里等候。”小和尚转身入内，不多时出来，只见那小和尚笑嘻嘻的说：“你们几位把马拉进来，缚在东院马房之内喂上，跟我到西院中落座。”众人进了铁善寺，往东一看，是一座马棚，里面缚着有两匹花马。小和尚带着那顾焕章、王天宠、朱天飞、侯化泰、胖马马成龙、瘦马马梦太、神力将高杰、过海银龙白胜祖，这八位英雄来至大殿的西边，一看是四扇绿屏门，开着当中两扇，上写的是“佛地生辉”。两旁的对联是：

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

众人看院内栽松种竹，甚是清雅。迎面堆起一座假山子石来，上面栽种树木，都是小巧之物。绕过山子石，是北上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三间。

小和尚让这八位来到西禅堂之内。众人举目一看，但则见靠西墙是楠木条案，上摆着《妙法莲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几卷。案前是八仙桌儿一张，两旁各有太师椅子。南屋放着帘子，看不见屋中。北里间屋内是靠前窗户的炕，里面围屏床帐甚是齐整，但则见地下是八仙桌儿，两边的椅子。外间屋内，两边都是茶几机凳儿。西墙上挂着一轴挑山，写的字迹鲜明。白少将军最爱的是名人字画，一看那挑山，概不由己，心中连说是好，“这是名人的笔迹。”众人往上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为爱清幽远世俗，靠山搭下小茅庐。

半亩方塘一横水，数棵杨柳几行竹。

春酒熟时留客醉，夜灯红处润耳书。

利锁名缰全抛去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

下面落款，写的东坡笔。两边还各有对联，上面写的是：

青山不改千年画，绿水长流万古诗。

下面落款是黄庭坚笔。众人落座，小沙弥献上茶来。马梦太到里间屋内一看，但则见西墙之上挂着一口披刀，靠西北方立着一根铁棍、两口单刀。马梦太一看，心中一动，说：“不好！此庙中不是正经参修之人，许是天地会八卦教他等党羽在此亦未可定，要不然就是绿林中的贼盗。”自己转身

① 沙弥——指初出家的年轻和尚。

来到外间屋中，见和尚未在屋内，向大众说道：“咱们众人来到此处，不大稳便。我方才到此里间屋中一看，墙上挂着披刀，恐怕这庙中许是歹人。”王天宠说：“马老哥，你太想不开了。你我弟兄身上又没带着金银财宝，又有全身的艺术，漫说没有贼，即便有贼，又怕他何妨？”马梦太默默无言。

只见小和尚送进茶来，说：“众位施主贵姓？从哪里来？”八位英雄各道了姓名，问小和尚：“此处属哪里管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这里属镇雄州太和县管，眼下都被天地会所占。”王天宠问道：“你们这里云贵地面，难道说没有大清国官么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云南十五府均被天地会所占。云南省城现在失守，昭通府知府现已殉难；昭通府所属的三州县，俱被贼兵聚守。”马梦太问：“这州县都是哪里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庙前两股道：西南那条道，昭通府恩安县；往南去，是镇南州永善县。不知你们意欲何往？”马梦太说：“我们正想上昭通府。”小和尚说：“你们几位千万别去，眼下昭通府恩安县正北有一座山，叫龙峒山，这座山离县城二十二里地，在金沙江的北岸。此山方圆有四十里。那山上住着一位天地会八卦教会总，在那里聚守。此人姓蔡，名叫文增，人称劝善会总，聚守龙峒山。手下猛将不少，又有金沙江之险。他那里水旱战船俱亦齐备，在那里扯起大旗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囤粮。”马梦太暗暗点点头，说：“天下荒乱，刀兵四起，你们这庙中指着什么吃呐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这庙里，我师傅有的是金银财宝，存下的粮米足够五六年所用。”

小和尚正说话之际，忽听外面一声佛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声音洪亮。众人往外一瞧，只见来了一个陀头和尚，身高八尺以外，渺到九尺，头大项短，虎背腰圆，披散着发髻，头上打一道金箍，面如钢铁，黑中透亮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大环眼，白如粉锭，黑似点漆，滴溜溜，光哗哗，皂白分明，三山得配，四字方海口，大耳有轮；身穿灰色布袍直裰^①，足下白腰袜子直搭护膝，足下青布僧鞋；在脖项之上挂着十八颗纯钢打造的人头素珠，掀帘枕进至四禅堂。侯化泰一看此人，好生面善，一时间竟想不起来。不知来者这个僧人他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 裰——长袍。

第三十五回

众侠义夜宿铁善寺 白胜祖束手探贼巢

诗曰：

身安茅屋稳，性定菜根香。

识破世间事，淡中滋味长。

话说侯化泰见从外面进来这个僧人好生面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的。只见那和尚合掌当胸，向众人施礼：“小僧不知众位贵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”侯化泰忽然想起来了，说：“和尚，原来你在这里！真是应了古人的话了：‘十年久旱逢甘雨，万里他乡遇故知。’”连忙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大师傅一向可好？”这个和尚，原来是在四方镇春远店那个化缘的和尚，名叫铁面僧纪忠。只因他在四方镇募化了一载有余，把那座下院小铁善寺修的焕然一新，派徒弟那里看守，他自己回到铁善寺。这寺中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普明，一个叫普亮。还有两个香火道人孙寿、葛福。这庙中山后有一座果木园子，内养着些牛羊野兽，山上树木不少。他是上月二十日回来的，到这庙中没事，也就是练练功夫，活动活动腰腿，顺便教两个徒弟练练功夫。今日正在云床打坐，忽见徒弟让进一伙人来，在西禅堂讲话，他这才赶到这里来，要看看这伙人是干什么的。一见侯化泰等在坐，就知道是大清营的一班英雄来到，连忙施礼。

侯化泰说：“和尚，你怎么上这里来啦？”铁面僧纪忠把自己之事细说了一遍。侯化泰又给和尚引见众人，大家彼此见礼，说明了来历。纪忠说：“你等众位好大胆，这一座湖耳山岂是容易过来的？那小霸王杨胜知道，你等性命休矣！我这一座铁善寺乃是千八百年香火地，你们几位若住在我这庙内，恐他知道，连我均坏在你等之手。倘若走漏了消息，贼人带兵一围，我等竟死在小霸王刀下。”侯化泰说：“我们明日一早就回大清营，绝不在你这庙中久住。”铁面僧纪忠叫道：“人备办素斋，孙寿、葛福两个人到西院派厨子收拾菜饭，普明掌上灯火。”

不多时，孙寿说菜饭齐备，问庙主哪里吃。纪忠说：“北上房。”灯烛

掌上，菜饭摆齐，纪忠请众位到北上房，大家坐在一处吃酒。纪忠说：“这一位倭侯爷不是江苏人么？”顾焕章说：“吾正是江苏人氏，你怎么知道？”纪忠说：“小僧当年未出家之时，我也是江苏人。我有一个表兄叫卢恩龙，常与我提说您老人家。”顾焕章说：“唔呀，原来你是卢大哥的表弟！提起都是自己人了。昨日我还与卢大哥见面，他没往你这里来么？”纪忠说：“并未曾见。”马梦太说：“和尚，我与你打听一件事，你可知道？”和尚说：“不知问的什么事情？”马梦太说：“就是这湖耳山上的贼将小霸王杨胜，他手下有多少兵马？那人性情如何？远韬近略如何？怎样的人品？”纪忠说：“要问别人，我不知道，提这小霸王杨胜，与我结为金兰之好。”马梦太说：“原来你是个奸细！”和尚连忙摇头，说：“不对！我与他虽是异姓弟兄，并不是换心之交。他爱我的武艺，我爱他的能为。他屡次劝我归天地会八卦教，我执意不从。我说：‘你不必劝我，我是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一尘不染，万虑皆空。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。以慈悲为门，善念为本。我可实不能归天地会八卦教。’我劝他也再见机而作：‘吴恩并非成事之人，你自己早做准备。’他也是精明强干之人，文武全才，用兵如神。论文，他晓黄石公三略文章；讲武，他会吕望六韬的兵法。你等众位如遇此人，千万不可轻敌。手下还有大将，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。”众人一齐说道：“这湖耳山甚不易破，恐怕受贼人之害。”大家用完酒饭，天已至二鼓之时。孙寿把残席撤去，葛福献上茶来。大家吃了两杯茶，安歇睡觉。

次日天明起来，众人告辞要走，铁面僧纪忠说：“众位用过早饭，再回大营不迟。”众人在一处吃茶，早饭已毕，和尚叫两个香火道士备马。众人方要上马，只听外面叩打山门甚急。和尚说：“你等暂且别走，外面恐怕有湖耳山之人前来，如要遇见，恐其不便。”众人说：“也好。”纪忠派普明出去，看是何人。小和尚到外面一看，原来是湖耳山八个喽兵，抬着两坛绍兴酒、两桌席，说：“少当家的，我们会总爷遣我们八个人与当家的送来两坛绍兴酒、两桌席，还请这庙中之主到我们山寨上吃酒。”说着话，普明往旁边一闪，让这八个喽兵搭进庙来。到了西跨院中，铁面僧纪忠吩咐每人赏他们白银二两。普明把银子拿出来给了喽兵，八个人称谢。纪忠说：“你等几个人在这里吃酒吧，我过日要到山寨，前去与你们寨主拜寿去。”众喽兵辞出。

且说纪忠说出过日到那祝寿，马梦太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走啦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和尚，你要到山上，我跟你到湖耳山，探探贼人的巢穴如何。”铁面僧纪忠连连边摇头说：“少将军千万不可！少将军要到湖耳山，无事还好；倘若有事，这一个干系，我可担不了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与你无干。我改扮一个和尚，你就说我是你的徒弟。”纪忠说：“我要带你到那里去，你要少说话。”那少将军说：“亦可。你给我一身和尚衣服，我改扮起来，你们看看。”铁面僧纪忠说：“普明，把你的衣服拿出来给少将军穿上，大概合体。”普明取来一个衣包交给少将军，他拿着到里间屋中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，把辫子拆散，先拿水湿了，把辫花打开，披散着发髻，换上僧袍、僧鞋、僧袜，普明又给他一挂念珠、一个绳甩，装扮出来了，叫众人一看，果然真像一个小陀头和和尚。铁面僧也换上衣服，说：“你们众位千万可别出庙，如要出去，走漏了消息，你我众人都有些不便。此处遍地是天地会之贼，诸事都要留神。”王天宠说：“你不必嘱咐了，我等大家绝不能给你坏了事。”纪忠说：“既然是，我二人就要去了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且慢，小霸王杨胜到你这庙中来过没有？”纪忠说：“时常来往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你这庙中人他可都认得？”纪忠说：“徒弟与香火道人，俱都认得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那就不行了。我要跟你到湖耳山去，他要不认识我，知道我不是你这庙中之人，他要问你我是何人，你有何言答对？”纪忠说：“呼吸之间，坏了大事！这件事大不好办。白少将军，你不要跟我去了。”白少将军说：“无妨事，你就说你在四方镇收的我，名叫普化。昨天初到庙内，带我给他叩头，你二人又是拜兄弟，他认着必是一番好意，绝不疑惑，你可说我是哑巴。”铁面僧纪忠说：“就是那样办理吧。”

二人出离了铁善寺，顺道路往东，由东转过山弯往北，绕到湖耳山前山，顺山道来到栅栏寨门。喽兵早已看见，说：“大寨主来了！我们寨主正在里面等候。来吧，一同到里面吃酒。”纪忠说：“特意前来给你家寨主拜寿。”手下之人禀进去。不多时，小霸王杨胜亲身出来迎接，说：“兄长来了，小弟有失迎接，望求兄弟恕罪。”铁面僧纪忠说：“你我知己之交，不叙套言。今日贤弟千秋，愚兄早应该前来祝寿。”白少将军一看，见小霸王杨胜果然是一条英雄，平顶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面似乌金纸，黑中透亮。此人是古式的打扮：头戴皂缎色六瓣壮帽，上安六颗明镜，迎门一朵绒球，身穿皂缎色蟒箭袖，周身绣团龙，腰系丝鸾带，足下青缎快靴。两道

浓眉，直插额角入鬓，一双大环眼，皂白分明，三山得配，准头丰满，四字方海口，两耳朝怀，海下无须，正在少年，二目神光烁烁。少将军看罢，把头一低，一语不发。

见小霸王杨胜与纪忠携手拦腕进了大寨，他在后面跟随，进了三道寨门，但则见正北五间大厅，东西各有配房五间。院中站定五十名削刀手。见正房廊檐底下明柱之上绑定一人，年过七十以外，须发皆白。纪忠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小霸王的父亲杨策。纪忠暗吃一惊，想：“小霸王杨胜真是浑人，怎么待他父亲这样严恶呀！果然是反叛的行为，太无父无君了！”想罢，问道：“贤弟，为何把老人家捆到那里？”杨胜说：“兄弟不必多问，我想要把那老匹夫万剐凌迟！时才我正要开老匹夫的膛，不想兄长来到。”纪忠问：“贤弟，此事所为何事？贤弟乃明白之人，此乃大逆之事，万不可做。”杨胜说：“你打算他是我的父亲？他乃是我对头冤家！”纪忠说：“贤弟，这话你是听谁说的？”杨胜说：“就是老家人陈福。想当初老儿杨策在马鞍岛落草为寇，劫夺行人。我父亲是卸任的守备，带家眷从那里路过，被他劫杀身死。我母亲被贼人拿住，羞愧自缢身死。我那时才七岁，老儿杨策爱惜我生的魁梧，他收为他的儿子。我长大成人，哪里还记得那些个事？今日是我的生日，我给杨策拜寿叩头，我那老家人前来给我叩头来，我见他眼含痛泪，我怪他的不是，我问他是因为什么哭，那陈福在先还不肯说，及至后来，他才把以往之事述说了一番。我一听此言，五内皆崩。我正想着要结果他的性命，不想兄长前来。我想此乃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断不能饶他！”纪忠说：“贤弟，你只知道和他有仇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你也要知道他的养育之恩。我把话说明白了，你自己要做主意。”杨胜说：“好，也罢！儿等，你把他绑绳解开。杨策，我从今日放你，是念你的养育之恩。我从今日之后，咱们再见了面，就是对头冤家了，我可再不能饶你！”左右把杨策放下来，他竟自去了。杨胜心中也甚喜，说：“兄长，你身背后带来是何人？”纪忠说：“那乃是我的徒弟。他是一个哑巴，在四方镇住家，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儿，叫普化。今日带来，特意拜见贤弟。”杨胜一看白少将军，心中甚是喜悦，说：“这个哑巴徒弟，我倒和他有缘，留在我的山寨住两天就是了。”纪忠吓的目瞪口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勇高杰单鞭破飞铔 小霸王大战神力将

诗曰：

怀有红颜手有钱，呼卢骑猎^①更争先。

不知当日勤劳者，憔悴经营几十年。

话说那云南一勇士小霸王杨胜看见白少将军生的灵秀，他疑惑是奸细改扮，前来探看湖耳山，先要用话吓他一下。那白少将军听了也吃一惊，暗说：“此事不好。这要是留我在此，他一审问，我不能隐瞒，恐怕要受他人之算。”纪忠向杨胜说道：“贤弟不要留他住在这里，倒要招你生气。你看他长的那样伶俐，白昼吃饭不知饥饱，夜晚睡觉不知颠倒。”杨胜说：“是了。”吩咐摆酒。不多时，酒席分三桌：杨胜摆了一桌，和尚师徒两个摆一桌，下面四员偏裨^②独角虎赵昆、镇江龙周成、金头豹冯开山、铁背熊蒋得成四个人摆了一桌。酒筵齐备，开怀畅饮。

那杨胜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有一件为难之事相求，望兄台千万不可推托！”纪忠闻说：“贤弟请讲，劣兄无有不可应允之事。”杨胜说：“头几日我接得警报，我家八路都会总失守峨眉山，内有奸细马杰献了接天岭。我家教主白练祖失守兴隆镇，退回云南府，临走之时给了我一角文书，叫我聚守湖耳山，限我半载不准放大清的人马过去。他回云南府昆明县五华山上，要练一宗法宝。他还会先天之术，修炼符咒，持授纸人纸马，需用百日之功，才能将诸般事情办理齐备。那时才能调动云南全省的人马，来至湖耳山，要与大清营决一死战。我一个人单丝不成线，孤树不成林，恐怕难以抵挡众人，奉邀兄长协力相帮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那纪忠说道：“贤弟，那件事甚是容易。我有几句直言奉上，你我乃是知己弟兄，如同亲手足一样。眼下据我看来，那大清营的兵威甚盛，到处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所到

① 呼卢骑猎——指赌博。

② 裨——补益。

之处，势如破竹。俗话说的好：‘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贤弟，诸事都要谨慎小心，方不失事。”小霸王杨胜闻听此言，面生不悦之色，说：“兄长此言差矣！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人人之天下也，唯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大丈夫以身许国，我活着是天地会的人，死了是天地会的鬼。兄长，你看我要与那大清营的人马死战，那些战将也不放在我的心上。”

二人正在谈话之际，忽听的手下人跑上帐来，报道：“出下来了一条黑大汉，名叫什么虎，手使浑铁枪，骑着一匹黑马，他在那山下大骂。”小霸王杨胜吩咐：“尔等齐队！”调齐了三千步队，连铁面僧师徒也跟随在后。杨胜绰^①枪上马，外面放了三个惊天大炮，这队人马撞下山坡，列开队伍。杨胜往对面一看，只见那对面有一位马上英雄，头上青绢帕缠头，身穿青小夹袄，青绸子裤，足下青缎快靴；面如黑炭，粗眉大眼，年约四十以外；手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甚是雄勇。铁面僧纪忠一看，并不认识此人是谁。

书中且说，来者此人正是云南的镖头五谷虎杜文兴。只因他拜弟丁茂保着十万两镖银，由四川马湖府来到云南昭通府，行到湖耳山，被独角虎赵昆、镇江龙周成两个人，将此十万两白银劫下。那丁茂被伤身死，手下人逃回去，到了四川成都府，一说失镖之事，五谷虎杜文兴听了，如站万丈高楼失脚，自己又急又气，想：“那无知的匹夫杨胜，我也知道他的名声，不免我去。我到那里和他比并三合，我要赢了他，把我的镖银要回来；我要输给他，我也就死在他之手。”自己概不由己，动了无名之火，说：“匹夫，你胆大包天，我就去和你拼命！”这日，自己收拾停当，起身到了那湖耳山前大骂。

只见杨胜带领人马下了山坡，他一见仇人，说：“杨胜匹夫，你也太眼空自大，狂傲无知，我焉能饶你！”那杨胜一见，并不认识，自己怒从心上起，气向胆边生，说：“无知的狂徒，我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这无知的匹夫，为什么在山前大骂？你要通上名来，留你不死！”杜文兴说：“你不认识我呀？我乃是久走云南、四川的镖头五谷虎杜文兴是也。我的拜弟丁茂死在你等之手，我的镖车十辆，内有白银十万两，全都被你等所抢。

① 绰——抓取。

今天我特意前来,以死相拼!”小霸王杨胜一阵冷笑,说:“原是无名小辈,你有何能,敢与会总爷较量?你看我那大旗之上,书写是何等字迹!”五谷虎杜文兴抬头一看,但则见大旗之上书写着有四句词:

南到苗蛮北至番,劝君莫过湖耳山。

若要不信从此走,一枪一个丧黄泉。

杜文兴说:“尔等徒有虚名,并无真实本领。来,来,来!你我比拼三合。”杜文兴拍马拧枪,照定杨胜分心就刺,小霸王杨胜用手枪往外相迎。只听“咯嘣”一响,把杜文兴的枪磕开。两马一错镫,杜文兴震得虎口崩裂,圈回马来,自己心中暗暗着急,说:“小霸王杨胜人称云南第一条好汉,果然名不虚传,恐怕我难以取胜于他。”圈回马来,恶狠狠怪蟒攒^①窝,分心就刺。小霸王有爱将之癖,见杜文兴虽然不是他的对手,也算是条英雄,不忍伤害他的性命。杨胜故此微然往外一磕,与他游斗三合,心中说:“天下英雄都与我一个样,如何能显得出我来呐?他的能为武技虽不如我,可以当我一员偏裨。”想罢,用枪一指杜文兴,说:“你要下马归降,我必重用!”杜文兴一阵冷笑,说:“杨胜,你太不知自爱了!我乃堂堂正正英雄,烈烈轰轰豪杰,岂肯与你这无父无君之辈为伍!”小霸王杨胜一闻此言,气往上撞,说:“好匹夫!太不知自爱!我一片的好心,你反出此恶言,焉能饶恕于你!”撒马拧枪,分心就刺。战了几个照面,把杜文兴杀的浑身是汗,遍体生津。

正在歇吁带喘,忽听正东一声喊嚷说:“呔!小辈休要逞强,我来也!”杜文兴撒马往东就败。只见对面来了一个秃老头儿,说:“朋友不必害怕,待我来!”把杜文兴的马让过去,拉刀把杨胜去路阻住,说:“呔!小辈别走!大老爷在此等候多时。你就是那个云南一勇士小霸王杨胜吗?你可认得我吗?凭你这样能为武技,与我比较,你可不行!大大一口气把你吹飞了,吐口唾沫把你淹死。你认得我不认得?”小霸王杨胜说:“你是何人?”那人一阵冷笑,说:“连我都不认识,你还算什么英雄?我家住在山东东昌府二十五里铺侯家寨,姓侯,双名化泰,绰号人称追风仙猿。”队后铁面僧纪忠一瞧侯化泰阻住小霸王杨胜的去路,暗吃一惊,说:“此事不好!他等要前来,倘若机关泄露,连我带白少将军二人性命难保。”

① 攒——聚集,凑合。

书中交待，侯化泰因何来到此处？只因铁面僧纪忠带着白少将军走后，那七位英雄落座吃酒。两个少当家的孙寿、葛福在西屋内吃酒，侯化泰等在东屋饮酒谈心。侯化泰说道：“这白少将军真乃是一位少年英雄，有其父者必有其子。跟和尚这一入湖耳山，他那胆量智识尤其过人！”用手一指高杰，说：“你就会吃酒犯混，你看白少将军这才是英雄，就怕你没有那胆量！”高杰说：“侯秃子，你别用话损我，我那胆量比你这个人还大！你要不信，跟我到湖耳山前大骂小霸王杨胜，把他骂下山来，与他大战三合。就怕你不敢去！”侯化泰一阵冷笑，说：“漫说是湖耳山，你可知当年峨眉山不亚如铜墙铁壁，我还敢进山盗他的阴阳八卦幡，何况是小小的湖耳山？你我就此前往。”高杰说：“走就走！谁要不去，是球囊的！”高杰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王天宠一把未曾拉住，王天宠说：“侯大哥，你这就不对了。那高杰他是个浑人，又比咱们小几岁，你得让着他才是。”马梦太说：“咱们在这庙里，别给庙中招事，快把他追回来吧。”侯化泰说：“你们众位不必着急，我出去一句话，他就不去了。”侯化泰部起身来，追到庙外，高杰拉着马在外直骂：“谁要不去，是王八日的！”侯化泰说：“你回来吧，我与你闹着玩呢！”高杰说：“不回去！你要不敢跟我去，你是我的孙子！”那侯化泰一听此言，气往上撞，说：“高杰，你太不知自爱，哪个敢同你前往？”两个人一个在马上，一个在步下，一直扑奔湖耳山而来。

方到前山，只见五谷虎杜文兴与杨胜交战。侯化泰说：“你在此稍待，待我前去与杨胜较量三合，我把他拿住。”这才把杜文兴放过去，拉刀拦住小霸王杨胜。杨胜问他是谁，侯化泰道了名姓，抡刀动手。二人杀在一处，走了有十数个照面，侯化泰累的歇吁带喘，见杨胜马快枪急，来回的上下翻飞，走了有十几个照面，那侯化泰只可仗小巧之能。高杰看那侯化泰的兵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，只可躲闪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高杰催马过去，说：“无知的鼠辈，休要逞强，我来也！”侯化泰闪开，高杰拧枪就刺。杨胜用手中枪架住，问：“黑汉，你何人？”高杰不肯说出自己真名实姓来，说：“我是你活爷爷！你叫什么东西？”那小霸王杨胜说：“你这厮太不知道理。某家问你都是好话，你竟自不识时务。来！待我拿住你再问。”说罢，拧枪就刺，高杰用枪相迎。二人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坐下马横冲直撞，手中枪上下翻飞。杨胜一看高杰，心中说：“这个人倒是一位英雄，我平生未见过这样人，这才遇了对手之人，此人真乃英雄

也,我不敢轻敌。”高杰一看杨胜的枪法精通,自己也是爱惜。两个越杀越勇。铁面僧纪忠一看,暗说:“不好,二虎相争,必有一伤。这两个人都是擎天白玉柱,架海紫金梁,我要不想个主意,恐他二人不能善罢甘休。”想罢,叫人:“来!抬过一条铁棍来,待我前往。”

不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李长龄庙中行刺 侯化泰戏耍高杰

词曰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莫安排，领取而今现在。

话说那铁面僧纪忠看见那高杰、杨胜二人动手，怕是二虎相争，定有一伤，纪忠要了一条铁棍，赶奔前去，叫杨胜躲开，说：“贤弟闪在一旁，待我结果他性命！”小霸王杨胜也要看看纪忠的武技如何，把马往旁一带，勒马横枪，看他二人动手。铁面僧纪忠来到高杰的面前说：“鼠辈休要逞强，你我分个高低！”身临且近，慢慢说道：“高杰你还不快走！你我假战三合，佯输诈败，你就去吧。”这里二人密言说罢，那高杰果然与纪忠战了有两三个照面，铁面僧纪忠照定高杰头顶，就是一棍。高杰用枪横压过梁，往上一迎，撒马往东就败。小霸王杨胜一瞧，纪忠真乃英雄也，说：“这个鼠辈果然英勇，错非^①兄长，别人万不是他的对手呐！你我暂且回山吃酒，不必追赶他了。”带领人马归回湖耳山来。

且说高杰来到东边树林之内，见着侯化泰，他说：“侯秃子，你要不是我，你死在小霸王之手。”侯化泰说：“咱们回庙吧，我不与你一般见识。”说罢，二人绕山环往南走了约一里之遙。只见对面跑来一人，浑身满脸都是血迹，一见侯化泰，连说：“侯大哥救人！后面贼人追将来了。”侯化泰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办案的班头夏德芳，连忙问道：“为何你这等模样？”夏德芳说：“我自四方镇与众位分手之后，我探访九首真人李长龄的下落。那日我在永善县一见九首真人李长龄，我想要拿他，不料这贼人本领高强，武艺出众，因此我被他用暗器打了一身重伤。时才间他把我追将

^① 错非——若非。

下来,求二位相助!”高杰一闻此言,气冲两肋,说:“好一个鼠辈,胆敢拒捕官人!你把我带了去,把他拿住。”

正说之间,忽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,手执宝剑,说:“夏德芳休走!”高杰跳下马来,摆手中单鞭,扑奔老道而来,说:“老道别走,看鞭!”盖顶就砸。老道往旁边一蹿,摆宝剑分心就刺。走了两个照面,老道掏出一宗暗器,照定高杰面门打来。高杰往旁边一蹿,一瞧,原来是一片飞铊,用单鞭照定老道打去,老道并不放在心上。二人又走了几趟,老道一连打了几片飞铊,高杰用单鞭磕开,气的老道三尸神暴跳,五灵豪气腾空,自己武艺又赢不了高杰,只可把宝剑一摆,跳出了圈外,说:“小辈,祖师爷失陪了!”那高杰并不追赶,把夏德芳中至近前,说:“班头,我看你也是一个英雄,我送你一个地方,投奔我的朋友那里,不知你意下如何?比你当班头胜强百倍。”夏德芳说:“叫我投奔哪里去?”高杰说:“西海岸独龙关有一位总兵官,名叫张广太,为人甚是精明强干。你投奔他去,倒是进步之所。”夏德芳说:“也好,求老爷给我写一封书信投见去。”高杰说:“你跟我走吧。”

夏德芳跟随二人来到铁善寺。高杰把马拴至东跨院,带领夏德芳来到西院上房,给众人见礼。高杰叫马成龙给夏德芳写了一封书信,打发夏德芳起身去后,那王天宠问道:“你二人这般时候往哪里去了?”侯化泰把上项事情细说一遍。王天宠说:“您老人家从此不可去了,倘若出事来,你我倒不怕,恐连累这一座铁善寺庙内,多有不便。”侯化泰说:“我们再也不敢去了。”

众人正在谈论之际,忽听外面叩打山门。小和尚出去,把山门开放,原来是铁面僧纪忠与白少将军回来了。进得门来,说:“好险呐,好险!侯老英雄与高将军为何前去骂山?”侯化泰说:“我一时的粗鲁,庙主休要见怪。”把方才之事又重说了一遍。天色已晚,大家归座。白少将军重新把衣服换好,辫子编上,掌上灯光。马成龙问:“白少将军,湖耳山地势如何?”白少将军说:“此湖耳山正西乃是金沙江发源之所。靠正西一带,有石湖,水内出些鱼虾。那山之西北有稻田地五千亩,是湖耳山屯田养兵之所。北面有两个山峰:一个是青石峰,一个是峨头峰。若要进兵,先取了这座山,方能往云南进兵。”众人用完了晚饭,天有初鼓之时。高杰平生有个毛病,吃饱了就困,非睡觉不行,高杰说:“你们众位说话,我要到西屋内睡觉去了。”站将起来,出离北上房,到西厢房北里间屋内顺前檐床